

适度玩网游不是问题，真正成问题的是过度网游。问题的关键是，只要被网游吸引了，又有多少人能守住适度的边界呢？

□毛建国

地铁、公交车上，咖啡馆、餐厅里，甚至是补习班外，随处可见横拿手机，左、右手上下滑动玩网游的人群，有些还随着战斗中念念有词。由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伽马数据等多家发布的《2016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去年网游用户数量达到5.66亿人，同比增长5.9%。记者调查发现，从几岁的中小學生到40多岁的中青年都有沉溺于网游的玩家。这些最需要学习、向上的人群，本该用于奋斗拼搏创新的时间却被网游抢走了。（新华网8月30日）

可怕的不是有大把的人玩网游，也不是花了大把的金钱玩网游，而是每天花大把的时间用来玩网游。从中小學生到中青年，时间是多么的宝贵，本该用于奋斗拼搏的时间结果被网游抢走了，这是多么的可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烦恼。对于现代人来说，网游就是如此。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一下子打开了人们的视野，让人们发现还有这么一个神奇的空间。网游的出现，更是让很多人找到了心理寄托。看看我们身边，网游已经成为一种现象。远远不止是中小學生，本应该而立、不惑的成年人，也在网游的世界里“找不到北”。

适度玩网游不是问题，真正成问题的是过度网游。但关键是，只要被网游吸引了，又有多少人能够守住适度的边界呢？即便是成年人，也未必能有这样的克制力。在这一点上，我是有切身之痛的。当年网游刚刚出现时，我也迅速成为网游一员，那时人很年轻，即使工作很累，可还是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网游上。虽然一再劝自己要克制克制，可在游戏的世界里，常常忘记了现实。

在网游的魅力面前，千万不要高估了自己的克制力。对于我来说，也曾自信过，认为自己可以克制冲动、控制时间，后来发现还是高估了自己。最后，我采取了“断舍离”的做法，那就是把网游删除了，把账号注销了。正因为采取了最坚决的态度，这才真正告别了网游。

并不排除，有些人把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分得很清楚，能够守住适度的边界。但必须承认，并非人人如此，对于多数人来说，常常在自觉不自觉地，就从适度走向了过度。而且，不只是孩子如此，成年人也未必能够例外。因此，当前段时间“王者荣耀”推出针对未成年人的防沉迷系统时，很多人感慨，其实成年人也需要这样一个防沉迷系统。

哲人讲过，人生与人生的差距，往往是休息的时候。当别人把休息的时候用在学习时，你却用来睡大觉，人生的发展自然会不同。而网游的危害，甚至还要超过睡大觉。网游具有很大的黏性，意志不是十分坚定的人，即便在线下，也常常想着线上的事。在本该奋斗拼搏的年纪，别人努力向上向前，你却在疯狂玩网游，这样的人生如何才能出彩？

奋斗拼搏的时间不能被网游抢走了。对于“游戏人”来说，人生的虚度年华、碌碌无为，源于把奋斗拼搏的时间用来玩网游，这难道不值得警醒吗？今天，网游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现象，也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奋斗拼搏的时间不能被网游抢走了

认定贫困生为何成为难题

□朱昌俊

近日，陕西省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办法出炉。该办法规定，学生有在校外租房或经常出入营业性网吧等行为，不能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此外，评议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时，不能让学生当众诉苦、互相比困。（8月30日《西安晚报》）

近年来，各地及高校关于贫困生认定的办法、标准，确实是五花八门。客观说，像这次的规定提出在外租房或经常去网吧的学生，不能认定为贫困生，就出发点和技术层面而言，未尝没有一定道理。只是，如此具体而微的限制条件，稍具备常识的人，都知道存在问题。比如，不能经常去网吧，那么自己购买笔记本电脑，算吗？因为学习需要，买不起电脑难道也不能去网吧？过去就有高校要求购买笔记本电脑的学生不能被认定。按照这个逻辑，经常上网就不能被认定为贫困生，显然有违常识。

贫困生帮扶，本来是一项人文关怀政策，但如何落地，更考验这份人文关怀的诚意与智慧。一刀切的细化标准，虽说可以体现认定的严格，但由此带来的“误伤”，以及可能对学生的尊严和心理造成的伤害，却不容忽视。所以，如何评定，首先考验的是高校以及政策制定者到底如何看待贫困生的尊严问题。

事实上，如今既有学生的家庭信息档案，又有食堂饭卡的消费记录，按理说，只要评定方多一点心思，多运用“技术”的力量，做到“帮扶润无声”其实没那么难。当然，具体方法仍是技术层面的事。对于贫困生的认定，还与相关方面到底如何看待贫困生的权利有关。比如，获得帮扶的贫困生到底有没有权利自由消费，合理的边界又在哪儿？这里的关键在于，要在正常的语境下来看待消费标准。比如，在外住宿，如果个别贫困生确有特殊需要，是否就一定视为是高消费？这都有待讨论。

到底如何看待受帮扶者的权利问题，不仅是高校中的贫困生认定，在更广阔领域的贫困户、低保户认定中，也同样重要。首先，帮扶方当抛弃那种用俯视的眼光去看“贫困”标准与贫困生权利的扶贫方法，而是应该置于人的正常需要和生活环境中去打量，仅凭借某项标准就进行认定，不仅粗暴，也可能失准。应该看到，帮扶不能构成对贫困者的一种限制，不能将扶贫当作一种“绑架”和“交换”，而应是给他们更多的“自由”，获得尊严与物质的双重提升。

所以，贫困生认定屡屡成为一个问题，其实是在考验我们在扶贫中如何平衡好尊严与效率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贫困者的权利。不少高校要求，评定过程中评议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时，不能让学生当众诉苦、互相比困，这已经是一种进步。但就现实而言，其实还不够。扶贫的标准提高了，扶贫的理念更需进步，没有理念的进化，“精准扶贫”自会成为一件难事。

公民警

将教育资源的分配寄托在靠运气的“砸金蛋选老师”上，折射了制度建设的滞后性。

“砸金蛋选老师”，成功焦虑下的无奈之举

□杨朝清

对于孩子即将上小学的家长来说，过去的这个暑假可真是不省心。秉持着“选老师比选学校更重要”的观念，不少家长提前打探，通过各种关系，要把孩子放到所谓“理想班级”。今年，浙江金华红湖路小学使出了“砸金蛋选老师”——四个金蛋里都藏了一张红纸，红纸上分别写着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的组合，四个班级共四组。（8月30日新华网）

在成功焦虑的裹挟下，孩子上学的事情家长操碎了心。在不少家长眼里，分到了所谓的好班，遇见了好班主任、好老师，意味着孩子的成绩能够有保障。

为了得偿所愿，不少家长往往会进行一次社会资本的总动员。在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关系型社会，家长们会依靠熟人网络，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人人都想进好班，都想找到好班主任、好老师，难免会导致供求失衡；为了将难办的事情办成，为了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许多人通常会想方设法托关系、找门路，甚至不惜进行变相的利益输送。

“砸金蛋选老师”的初衷，在于打破人为因素的干扰，实现阳光分

班，让选班主任、选老师的过程公正透明。和抓阄类似，“砸金蛋选老师”主要看运气，最大的优点在于概率平等，是一种建立在机会均等基础上的教育公平，能够避免一些民众所认为的“潜规则”，规避权力和关系的运作，防范人情社会的一些弊端。

将教育资源的分配寄托在靠运气的“砸金蛋选老师”上，折射了制度建设的滞后性。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需要一系列公正的制度安排，需要在制度框架下的利益博弈。只是制度建设的缺位，抓阄、“砸金蛋选老师”这样全凭运气的资源配置方式才显得“公平”，才可能避免相关利益方的口水与争议。

哪个班主任好、哪个老师好，也需要因人而异；毕竟，教育也是一个因材施教的过程，他人眼中的好老师并不见得适合自己的孩子。盲目、非理性追捧“理想班级”，过度迷恋好班主任、好老师的功效，热衷走捷径、渴望孩子出人头地的成功焦虑，让简单的分班变得复杂起来，以至于学校不得不用“砸金蛋选老师”来应对；这样的做法与其说是教育创新，不如说是无奈之举。

只是禁止“免费提供”，很可能让免费变成了付费，而目前的境况则有可能一成不变。

付费不是一次性餐具的大杀器

□燕农

正在审议的《广州市城乡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草案）》，对餐饮业和消费者消费习惯或将产生重大影响。该草案明确规定，餐饮、娱乐、宾馆等服务性经营单位不得免费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餐具、一次性卫生用品等一次性消费用品。（8月30日《信息时报》）

随着快递业和餐饮外卖等新业态的发展，一次性塑料垃圾问题愈发突出。仅以美团外卖为例，其官网公布的信息显示，目前每日订单量达到1200万份，如果按照每份订单至少消耗1个塑料袋和1个塑料餐盒计算，那么每天至少有2400万个一次性塑料制品被消耗掉。由此导致社会的环保成本大幅提高。所以，对一次性消费用品确实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广州市准备以地方法规的形式禁止服务性经营单位向消费者免费提供一次性消费用品，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不过，这被舆论解读为“一次性消费用品或将付费”。事实上，在没有更多配套的矫正措施的情况下，只是禁止“免费提供”，很可能让免费变成了付费，而目前的境况则有可能一成不变。应该说，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结果，只是增加了消费者的消费支

出，并且让经营单位拓宽了营利范围，之于环保的终极诉求尚有一段距离。此前的例证就是名存实亡的“限塑令”。

矫正一次性消费用品的资源浪费与环保压力，首先需要对症下药。以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为例，由于没有包含环保成本，其出厂价和市场定价极为低廉，这也是服务性经营单位乐于选用并且可以免费提供给消费者的原因。据记者调查，一只不可降解的塑料餐盒售价大约0.35元，而一只可降解的纸浆餐盒售价大约1.2元。不可降解的塑料一次性制品不承担环保成本是不合理的，需要通过税收杠杆，大幅度提高其使用成本。

再者，有必要通过税收杠杆等政策，鼓励一次性消费用品的替代品进行生产和升级，从而适当降低环保型替代品的使用成本。

某些消费习惯以及市场选择，可谓是沿袭已久，单靠“禁止免费提供”的一纸禁令很难让消费习惯和市场选择转向。而出于环保压力和环境诉求，这种转型又势在必行。促成众多消费者习惯转变，以及引导庞大的消费市场转向，或许只能靠政策“组合拳”。